

为什么我成立了一个反对种族主义特别工作组

<https://www.cchrtaskforce.org/about>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要成立一个反对种族主义和现代优生学的特别工作组，以及为什么要与国际人权公民委员会（CCHR）一起成立一个心理健康监督组织。优生学源自希腊语 *eugenēs*，意思是出身高贵或优秀的“血统”，源自 *eu-* + *-genēs*，出生。但优生学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是如何被使用和正在被用来减少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

我的父母在我们的社区中积极主动。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人；我的父亲是一名商人，拥有男孩和智障儿童的集体之家，而我的母亲玛辛·肖 (Marcine Shaw) 在我们的社区中非常活跃。她是康普顿市的女议员，也是前洛杉矶县督察肯尼思·哈恩和伊冯·布拉思韦特-伯克的高级副手。由于父母的身份，我行走在富人和穷人、强者和绝望者之间，被培养成不惧怕任何人或任何事。

小时候，我遇到了伊斯兰国家领导人马尔科姆·X、著名作家兼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等人。我的祖父是马库斯·加维最好的朋友，这也是我使用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肖这个名字的原因。他以标志性的黑人人物命名了他的许多孩子，例如马库斯·加维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我父亲的哥哥阿尔维亚·肖牧师 (Rev. Alvia Shaw) 是第一非洲卫理公会圣公会 (FAME) 教堂的牧师，该教堂是一家非常著名的激进主义教堂。我母亲的叔祖父切斯特·纳尔逊主教是德克萨斯州基督教会创始成员之一，该教会是美国最强大的黑人教会之一。

在我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人关心我、鼓励我、激励我。我的父母和家庭成员都是正义的倡导者，并且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一直都知道，为了自由和正义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个人或团体必须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才能获得这种自由。

作为一名黑人，多年来，种族主义将暴露出其丑陋的一面。从不被允许在加利福尼亚州贝尔弗劳尔上车，到我成年后一直受到执法部门的持续骚扰。我目睹了 1960 年代的骚乱（骚乱、民权游行、黑人被浇水和狗驱赶黑人的令人不安的画面等）。年复一年，一切都没有改变。

我们观察今天发生的事件，警察针对有色人种的虐待行为再次发生。我们看到学校似乎无法教授有色人种的年轻人，入狱的黑人多于白人，道德准则不断下降。有什么不对劲。

执法人员在与有色人种接触时采取恶毒行为，同时我们又看到警察在拯救各种肤色儿童的生命，背后是什么？1980 年，我加入了洛杉矶县治安部门来寻找答案。作为副警长，我是在康普顿、瓦茨和威洛布鲁克市中心社区长大的少数黑人警官之一，作为黑人具有社会意识，同时也能够从执法的角度看待事情。事实是这两种观点并不相符。

1993 年，我离开治安部门，为每天目睹的大规模监禁寻找解决方案。我和姐姐在康普顿和兰开斯特地区开设了“男孩到男人”团体之家，并在 24 小时寄宿护理学院中重点教育缓刑青少年。我们发现，教育是处理不公正现象的核心，因为我们培养了高度贡献的社会成员，他们不再以消极的方式参与执法。

我们的计划确实有效，但我们发现了一股对我们不利的力量。尽管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被公开宣传为更好的设施之一，但我们发现缓刑制度惩罚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使用“心理健康模型”，这是一种基于优生学的模型。

我们反对对我们的年轻人进行强制性的精神病评估。我们观察到，每次精神科就诊后，他们的情况确实变得更糟。这些进行评估的“专业人士”不知道如何与黑人男性打交道，我们厌倦了精神科医生阻碍各个层面的进步。缓刑部门想要关闭我们。

包括我在内的黑人社区一直都知道，并非所有白人都是坏人，尽管有些白人可能非常坏。这似乎就是人类的方式。有些人似乎并不关心，有些人冒着生命危险为黑人权利而战。

今年，这种情况达到了顶峰，乔治·弗洛伊德被杀后，我们的街道充满了混乱和混乱。我支持 CCHR 的原因之一（并且已经这样做了 25 年多）是因为他们坚持不懈地寻找真相并查明社会不公正的根源。

我并不惊讶他们会找到一位心理学教授，他以前来自西点军校，多年来一直在全国各地的执法机构中使用他的“杀戮学”概念。这是向警察和其他执法人员传授的，使他们能够毫不犹豫或毫无愧疚地杀人。再加上现代的优生学，它煽动种族主义之火并针对有色人种，这是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桶。我相信这导致警察与他们所服务的社区（通常是黑人社区）发生战争。还有其他心理健康从业者从事类似类型的教学和为政府提供建议。这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

黑人社区一直都知道存在针对他们的阴谋，但从未完全找到或说出所有阴谋者的名字。CCHR 以其事实信息帮助我解开了这个谜团。我一直怀疑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因为它们优生学起源。事实表明，这些伪医疗人员将优生学传播到世界各地，从种族冲突中获利，并说黑人低人一等，无法受教育，以及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其他基于优生学的刻板印象。但这就是训练我们警察的目的吗？

这不仅发生在美国。我曾在南非与不公正行为作斗争。我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供了证词，并亲身了解了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作用及其优生学理论在种族隔离和精神病奴隶劳改营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理论使黑人死于适当的医疗护理本可以预防的疾病。

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世界各地针对黑人的袭击背后的一个关键根源是精神病学。谁让虐待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在“医学上”可以被接受？如果您认为白人并未同样遭受精神病学的折磨，那么请再想一想。基于此，我想创建一个组织来解决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系统性种族主义和偏执的主要根源。因为当种族主义随着乔治·弗洛伊德的死而凸显出来的那一刻，精神科医生很快就要求政府提供资金来“治疗”黑人和有色人种——利用我们的痛苦来谋取自己的既得利益。

因此，我与国际人权公民委员会合作发起了反对种族主义和现代优生学工作组。我的朋友、已故的艾萨克·海耶斯（Isaac Hayes）是第一位获得奥斯卡奖的非裔美国人，也是三届格莱美奖得主，他曾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CCHR 致力于通过揭露虐待行为来改善心理健康领域的状况就像[种族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我成为他们组织的专员，也是为什么我要求你听听他们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我也参与其中，也是为什么我不仅信任 CCHR 的研究，而且还是他们的发言人。

我想为种族主义做点什么；我要变化。我感谢您的支持和加入我们。

关于心理健康行业机构种族主义的事实（仍然深受优生学的影响）

<https://www.cchrtaskforce.org/articles/mental-health-racism>

几代人以来，优生学——一种欺诈性的、非人性的和有害的心理学理论，认为某些有色人种不如白人，因此“应得的”较少的权利——一直被用于心理健康系统和其他社会政策，以证明对有色人种的可怕压迫是合理的。非裔美国人和少数民族。对这种压迫、暴政、不公正以及种族主义造成的困难和情绪压力的正常、痛苦的反应已经并将继续被不诚实地诊断为“精神疾病”。因此，今天提供的治疗种族主义影响的“心理健康”服务是值得怀疑的——这是普遍存在的种族目标和歧视的另一个例子，过度地将非裔美国人描述为“精神障碍”，从而可能对他们进行药物和电击。实际上，这是以最初帮助创造现代医学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帮助名义造成的伤害。在奴隶制期间，逃跑的奴隶被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其“治疗”是鞭打，从医学角度来说，这是合理的，因为它有助于恢复大脑的血液活力。

虽然暴力约束程序造成的可怕死亡可能直到最近才被认识到，但如果现在未能解决已经渗透到社会并允许现代种族主义继续存在的潜在心理或精神优生心态，就会留下对此负责的做法——只有窃取更多非裔美国人的生命。

正如 2019 年一本关于医学种族主义的书的作者指出的那样：“当种族概念被用于医学和药理学时，它仍然断言少数族裔是‘其他’人类。”

从历史上看，制度性或科学性的种族主义在心理健康系统中盛行，至今仍然影响着它——这可以追溯到 1700 年代末和 1883 年英国心理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发明的一种破坏性和致命性的心理理论“优生学”。他承诺通过“用最优秀的人才培育最优秀的人才”来“提高”“人类低得可怜的标准”。这意味着非裔美国人、有色人种和穷人被排除在外。他认为，优生学对人类的改善“必须像新宗教一样被引入国民良心”。

根据《麦吉尔医学杂志》2006年发表的对科学种族主义的分析，“虽然科学享有使用科学方法客观检验理论的声誉，但科学种族主义却恰恰相反。它试图根据观点和极其可疑的证据来创建种族和文化的定义：“整理了假定的科学证据，以确定不同种族类型的存在，以及他们在优等和劣等等级制度中的描述，其中黑人被视为一样低劣。””

为了支持《精神健康人权宣言》，该宣言阐明了必要的医疗保健权利，并拒绝为治疗种族主义影响而提供的精神科和心理治疗，特提供以下事实和关切：

1792年，“美国精神病学之父”、至今仍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APA) 偶像的本杰明·拉什 (Benjamin Rush) 宣称，黑人患有的一种名为“黑人病”的“疾病”，他认为这种疾病源自麻风病。“治愈”是当他们的皮肤变“白”时。他说，就像麻风病人一样，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防止他们“感染”他人，他们需要被隔离。

虽然拉什被同事宣传为反奴隶制，并且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但他是一名奴隶主，并提供了一种“医学模式”（至今仍然很明显）来为“现代”种族主义辩护，例如合理化与白人相比，黑人能够轻松忍受外科手术和疼痛，这被称为“病态麻木不仁”。

有人断言，黑人更能忍受疼痛，因为他们的生理是在奴隶制条件下进化的。

逃亡奴隶被诊断患有 *Drapetomania*（悬垂狂，逃亡奴隶和躁狂症，意思是疯狂）和 *Dyasethesia Aethiopsis*（懒惰和感觉受损）。根据塞缪尔·A·卡特赖特博士的说法，“*Drapetomania*”导致黑人产生“无法控制的冲动”，想要逃离他们的“主人”。这种“治疗”是“把魔鬼从他们身上抽出来”，并用“医学”术语证明，鞭打使无所事事的黑人“进行积极的锻炼”，使他们的大脑血液充满活力，“赋予思想自由”。

这种影响在精神病学和医学领域仍然很明显。如今，一半的白人医学生相信诸如黑人比白人皮肤更厚或神经末梢不那么敏感等神话。正如2019年的一篇文章所讨论的，当前使用的术语是“**Black Hardiness**”。医生对黑人患者的疼痛没有得到充分的治疗，并且常常认为镰状细胞病（遗传性血液疾病，可以阻碍血液流动，导致疼痛和感染）患者的疼痛被夸大甚至是伪造的。2019年的一篇论文《教育政策中的优生学及其对非裔美国学生的影响》报告称，“优生学思想继续盛行，因为它们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医疗、社会和学术体系”

1857年12月，心理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写信给《泰晤士报》在英国关于奴隶制的问题上，他说：“我不同意非洲人在大脑或心灵上与我们平等；我不认为普通黑人像英国人那样关心自己的自由，甚至不如农奴出生的俄罗斯人那样关心自由。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以任何公平的方式获得他的服务，我们就有平等的权利利用他们为我们谋取利益，就像国家必须训练和强迫新兵在陶醉的时刻接受女王的命令一样。先令……如果我们能确保我们的领导地位能够提升他们，而不是贬低他们，那么无论如何都要让他们工作得很好……” 尽管有这些信念，高尔顿反对重新引入购买奴隶的做法，但仍然自私自利，声称：“我们可能会成功地将大量非洲人驱逐到殖民地，在那里他们将为我们提供良好的服务，

当今精神病学行业的制度性种族主义中隐藏的优生学议程是显而易见的，在精神病学或行为机构的入院治疗中，非裔美国人所占比例过高。研究表明，在州立精神病院收治的患者中，非裔美国人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几乎是欧美人的五倍。

优生学还催生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某些种族天生就比其他种族更聪明，这种观念源于优生学。20世纪20年代，美国优生学家声称黑人的智商是由他们体内“白血”的多少决定的。据说异族通婚会降低白人的智商。

上世纪50年代，美国精神病学家 JC 卡罗瑟斯认为，非裔美国人没有抑郁症是由于物质财富的缺乏和社会责任的缺乏造成的。他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发表了一项关于“非洲人对健康和疾病的看法”的研究。其中一章指出，“非洲人对环境的反应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欧洲8岁或9岁的孩子。”此外，“随后描述了非洲人的精神病和精神神经症，特别提到了‘疯狂的焦虑’。”作者还将非洲人与“白细胞切除的欧洲人”进行了比较。

1994年出版的《钟形曲线》一书继续宣扬这种优生种族主义，该书声称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人在智力测试中比白人表现差，“有基因缺陷”，因此无法应对现代社会的要求。作者之一、心理学家理查德·赫恩斯坦 (Richard Herrnstein) 主张选择性育种，以防止人类“残留物”的出现。

根据《黑人心理学：以非洲意识为中心的视角》一书，“对与心理学历史和系统有关的文献的全面审查”表明，在1900年至1970年的每十年中，“都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其中许多人是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他是[黑人]遗传劣势假说的支持者。”

今天，这是通过“种族科学”或“科学种族主义”来宣称的。特别是，许多相信这一点的人，包括一些心理学家，认为黑人的表现比白人差，因为他们的天生智力往往较低。

在 2019 年 10 月对柯克·约翰逊博士的书《医学耻辱：种族、医学和神学解放的追求》的评论中，约翰逊引用了这样的话：“当种族概念用于医学和药理学时，它继续断言少数族裔是‘其他’人类。”这已被用来“为移民限制、反混血[混血婚姻]法律、非自愿绝育和其他选择性繁殖做法辩护。”

2020 年 4 月，《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正确地指出：“奴役人民、鼓励私刑和发展种族隔离的文化如何决定谁是理智的、谁是不理智的？”此外，“必须看到种族主义‘科学’的本质：一种将长期存在的偏见合理化的方式……种族主义者不在乎他们的数据是否薄弱、理论是否粗劣。他们只需要最薄弱的科学尊严的外表就能说服不知情的人。”

否认教育：造成隔离

2019 年的研究《教育政策中的优生学及其对非裔美国学生的影响》还指出，“该国的教育体系仍然承载着帮助建立该体系的优生学家的遗产。”

非裔美国学生在学校受到不成比例的纪律处分。非裔美国学生约占总入学人数的 15%，其中 27% 的学生受到学校限制，23% 的学生被隔离。

2016 年，12% 的黑人儿童（白人儿童为 8.5%，西班牙裔儿童为 9.4%）在学校接受了各种残疾服务，包括情绪障碍、身体残疾和智力障碍。在南部 11 个州，黑人学生接受特殊教育服务的可能性比白人学生高 44%。

露丝·琼斯在她的论文《教育政策中的优生学及其对非裔美国学生的影响》中总结道：“教育者应该对所有带有优生信仰色彩的政策持批评态度。优生运动的根本基础是为了促进“适合”而对那些被认为“不适合”的人进行非人化。现代教育必须为所有学生提供发挥自己独特优势的空间。”

对黑人的刻板印象是暴力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期间，精神病学家发明了“抗议精神病”一词来形容参与该运动的黑人。它被用来刻板地认为他们具有攻击性，并声称加入黑人抗议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精神病学家表示，黑人在参加民权静坐时产生了妄想和“危险的侵略行为”。

当时精神病学期刊上的强效抗精神病药物广告显示，愤怒的黑人或非洲部落符号影响了非裔美国人对这些身体损害药物的处方。

精神病学家尤金·布罗迪（Eugene Brody）后来担任由制药公司资助的世界心理健康联合会（WFMH）主席，他表示：“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美国黑人似乎都遭受着一系列身份认同问题，这些问题源于文化冲突、种姓限制和少数族裔地位……在美国作为黑人长大可能会扭曲或损害参与周围文化的能力，并会促进精神分裂症行为的发展。”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所长、精神病学家弗雷德里克·古德温（Frederick Goodwin）将生活在内城区的黑人青年比作丛林中“过度攻击性”和“过度性欲”的猴子。NIMH 针对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制定了“暴力倡议”计划，寻找可以通过精神药物控制的“暴力基因”。其中包括给儿童服用的抗抑郁药百忧解（Prozac）——已知会导致暴力行为，其中一些孩子只有五岁。

据《当代刑事司法杂志》报道，民权运动之后，将黑人定型或定性为罪犯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犯罪掠夺者”被等同于“年轻的黑人男性”。随之而来的是对暴力非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根据 2019 年一篇关于教育政策优生学的文章，“成为非裔美国人就意味着缺乏智力并有暴力倾向”。

纽约法学院杂志 2017 年的一份报告报道了持续的心理分析：“非洲裔美国人的行为比白人的相同行为更常被解释为‘危险’，而且非洲裔美国人比白人更常被诊断为行为障碍。”

该论文《教育政策中的优生学及其对非裔美国学生的影响》还报道了种族主义言论，即黑人学生有暴力倾向，因为他们没有适当地社交，非裔美国父母无法管教他们的孩子在生活中表现得得体。学校。作者写道：“这些论点延续了错误的刻板印象，即非裔美国学生作为一个群体不仅暴力且容易行为不端，而且还应该承受以学校安全为名的惩罚性纪律做法。”

根据司法部 2015 年的数据，黑人青少年被拘留或犯罪的可能性是白人青少年的五倍多，其中 44% 的青少年是非裔美国人，尽管仅占美国青少年总数的 16%

《琼斯妈妈》报道称，黑人儿童被捕的可能性是白人儿童的两倍多，但数据显示，这种差异并不是因为黑人儿童犯下更多罪行。相反，他们背负着“有罪和危险的推定”的负担——这是种族不公正历史的遗产，标志着有色人种年轻人不同程度地频繁地：

拦截、搜查和暴力，导致儿童在学校停课、开除和逮捕的比例更高；

与少年司法系统的接触过多；
更严厉的指控决定和弱势认罪谈判；
被拒绝保释和转移的可能性更大；
错误定罪和不公平判决的风险增加；和
缓刑和假释撤销率较高。

哈佛大学表示，当一个孩子被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或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时（没有医学测试来确认诊断），并且可能“将他们送入监狱”，那么他就可能会走向监禁之路。新闻文章。

2015年，一本名为《麻烦的继承》的书仍然宣扬种族基因导致非洲人暴力的欺诈理论。这本书被描述为“过去几年里，新一波种族主义科学浪潮从一群不同的生物学家、进化心理学家和记者的电脑中涌出的一个例子。”

2017年，黑人占美国成年人口的12%，但占被判刑监狱人口的33%。每10万黑人成年人就有1,549名黑人囚犯，几乎是白人入狱率（每10万272人）的六倍，几乎是西班牙裔入狱率的两倍（每10万人823人）。

虐待非裔美国人进行精神病学实验

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非裔美国人遭受了电击、精神外科、LSD和其他实验和“治疗”。

20世纪40年代：美国精神病学家沃尔特·弗里曼 (Walter Freeman) 认为，非裔美国人，尤其是女性，是脑白质切除术的最佳候选人之一，因为家庭更有可能为脑白质切除术幸存的亲属提供专门的术后护理。

1951年，弗里曼在阿拉巴马州塔斯基吉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对黑人患者进行了脑白质切除术。退伍军人管理局禁止在那里使用它，用弗里曼的脑白质切除术同事、英国精神控制精神病学家威廉·萨甘特的话说，“整个黑人救援计划必须被取消”。值得注意的是，弗里曼将这一过程描述为“手术诱发的童年”。

1952年，弗里曼在西弗吉尼亚州立医院对非裔美国人进行了脑叶白质切除术，他称这次手术是成功的，“在对20名非常危险的”黑人进行手术大约一周后，他返回并“发现其中15个人坐在树下，只有一名警卫在视线范围内，‘他写了。’”弗里曼对成功的定义是患者不再焦躁不安。

密西西比大学还对年仅五岁的非洲裔美国儿童进行了心理外科手术，以控制“过度活跃”和“攻击性”行为。他们的大脑中植入了电极，这些电极被加热以融化大脑中调节情绪和智力的区域。

在新奥尔良，非裔美国囚犯被用来进行精神外科实验，将电极植入他们的大脑。杜兰大学的罗伯特·希思博士和澳大利亚精神病学家哈里·贝利博士吹嘘说，他们使用黑人是因为“使用黑猫比使用猫更便宜，因为它们无处不在，而且是廉价的实验动物。”

希思还获得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对非裔美国囚犯进行药物实验。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一份备忘录，这是为了确定该药物是否会导致“言语丧失、对疼痛失去敏感性、记忆丧失、[和]意志力丧失……”。

在肯塔基州的NIMH成瘾研究中心，哈里斯·伊莎贝尔 (HarrisIsabell) 博士领导下，吸毒成瘾的非裔美国人服用了LSD，连续77天保持幻觉。

在同一中心，健康的非洲裔美国男性在20世纪60年代被用作实验药物BZ的测试对象，BZ是一种军事特工，被称为“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其威力比LSD强100倍。

考虑到NIMH的过去，它今天提供的“帮助”应该引起警惕。2020年6月，NIMH主任写道：“现在，全国各地的人们正在应对另一起针对有色人种的暴力事件。我感到愤怒，我谴责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但没有提及NIMH的种族主义实验，甚至没有为它们道歉。他承诺支持更多的研究——从开展这些研究的人身上获益——以造福非裔美国人。虽然自杀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要警惕作为“解决方案”的传统精神病学方法，因为研究表明精神科药物可以增加或诱发自杀念头和行为。在近410条精神药物警告中，有49条警告与自残或自杀/自杀意念有关。

错误诊断对非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

赫伯·库钦斯 (Herb Kutchins) 和斯图尔特·柯克 (Stuart Kirk) 教授是著名著作《让我们疯狂：精神病学圣经和精神障碍的产生》的合著者，他们对APA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 发出警告，他们表示：“奴隶制的捍卫者、支持者种族隔离……一直试图通过发明新的精神疾病和报告非裔美国人或其他少数族裔中较高的异常率来为压迫辩护。”

作者警告说：“诊断和治疗技术的创新往往是由那些声称致力于帮助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人提出的，但这些创新往往会延续和加剧种族主义思想，并导致加剧迫害的解决方案。”他们表示，《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精神障碍识别”中的“持久种族主义”依然存在。

“精神病学中没有客观的测试——没有 X 光、实验室或检查结果可以明确表明某人患有或不患有精神障碍。” 「真是牛啊——」我的意思是，你无法定义它。” — Allen Frances, 精神病学家、DSM-IV 工作组前主席。

通过将当今因种族主义而经历的合法痛苦标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可以开出可能有害的药物 (抗抑郁药)，这些药物可能会导致紧张、激动、不安、幻觉、自杀行为、出生缺陷和性问题。

马里兰州洛约拉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帕特里克·D·哈恩 (Patrick D. Hahn) 警告说：“抗抑郁药与暴力 (包括自杀和他杀) 之间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

研究表明，在州立精神病院收治的人群中，非裔美国人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可能性几乎是欧美人的五倍。

如今，非裔美国人中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的比例仍然过高，并且给年仅 18 个月大的非裔美国儿童开出有害的精神药物。

抗精神病药物会引起长期的严重副作用，例如迟发性运动障碍 (tardive 意思是“迟到”，运动障碍意思是“肌肉异常运动”)，其特征是异常的肌肉运动和姿势。

迟发性运动障碍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永久性损害。多项研究表明，这种现象在非裔美国人中比在白人中更为普遍。

第二个影响是静坐不能 [a , without; 卡西西亚，坐着；无法保持静止]或极度不安，这可能导致暴力行为。

性功能障碍在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人中很常见。

非典型 (新) 抗精神病药物可诱发糖尿病和肥胖。

特别是非裔美国男性最有可能服用过量的这些药物。

医院约束装置的使用和死亡

非裔美国人在残疾儿童和成人因束缚而死亡的案例中所占比例过高，占研究死亡人数的 22%，而仅占美国人口的 13%。

以一个州为例，非洲裔美国人不成比例地遭受强制和限制性措施，包括 72 小时非自愿监禁、隔离、限制和强行下药。

国际药品监管机构的警告和研究表明，精神药物可导致暴力和自杀行为。这种行为可能会导致患者受到限制。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 (CMS) 规定称，“患者可能会经历严重的药物反应，导致他或她变得暴力。患者可能正在戒酒并出现谵妄性震颤 (DT)。”

误诊和未经治疗的医学疾病可能表现为“精神”症状。例如，2020 年，辛辛那提大学医学中心

(UCMC) 治疗了一名记忆衰退的 19 岁女孩，她产生幻觉，认为父母正在“毒害”她，并试图从行驶中的汽车中跳下来。两家不同的医院此前曾诊断她患有精神病，并给她开了抗精神病药物。然而，她患有一种攻击大脑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诊断和治疗，之后康复，她可能会死亡。

寄养儿童和吸毒儿童人数过多

33% 的寄养儿童是非裔美国人，但仅占儿童人口的 15%。然而，联邦研究表明，黑人家庭中虐待和忽视儿童 (儿童被带离家中的原因) 实际上比白人家庭要少。2018 年，有 99,025 名黑人或非裔美国儿童和 90,688 名西班牙裔儿童接受寄养。

一旦进入寄养家庭，非裔美国儿童往往比其他儿童在该系统中停留的时间更长。与父母分离、与没有正常环境和朋友的陌生人在一起所造成的创伤被重新定义为“精神疾病”。

政府问责办公室 (GAO) 估计，高达 39% 的寄养儿童需要服用精神药物。国会研究服务还发现，接受精神药物寄养的儿童人数是儿童总数的四倍多。

根据一份法律组织的报告，寄养儿童 (其中一些还不到五岁) 通常服用精神药物的比例是其他儿童的九倍。这些是改变精神的药物，具有严重的副作用和长期后果，会抑制和破坏正常的大脑发育和功能。

将贫困重新定义为“精神疾病”

消极优生学利用了对“种族退化”的恐惧。当工人阶级穷人的生育率高于“成功的中上层社会成员”时，优生学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对穷人、非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人进行优生绝育变得司空见惯。作为控制“不受欢迎”人群 (贫困未婚母亲、移民、有色人种) 的一种手段，联邦资助的绝育计划在 20 世纪的 32 个州实施。

20 世纪 60 年代 - 20 世纪 70 年代：联邦资助的福利计划对数千名贫困黑人妇女实施了强制绝育。在终止福利或拒绝提供医疗服务的威胁下，许多黑人妇女“同意”绝育手术。年仅 9 岁的女孩就被绝育了。

通过剥夺包括就业在内的平等权利来确保贫困是优生学的另一种形式。2017 年，八分之一的美国人是黑人，但他们占全国贫困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美国黑人生活在贫困中的可能性是白人或亚裔美国人的两倍多。

2018 年，白人家庭收入中位数比黑人高 70%。

贫困被用来为非裔美国人贴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精神障碍的标签：他们报告心理困扰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两倍。这使他们容易因为“贫穷”而受到潜在的破坏性待遇。这是“治疗”了错误的问题——消除贫困。

如今，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心理健康团体（其中许多由制药公司资助）声称，非洲裔美国人遇到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比普通人群高 20%，需要他们的“治疗”模式。

那些受到压迫影响的人非但没有解决贫困、歧视、陈规定型观念和种族主义问题，反而被贴上“精神障碍”的标签，并经常遭受大脑和身体损伤的治疗。这必须改变。

参考

Christine Aromando“兼职教授在新书中探索基于种族的医学”，西顿霍尔大学，2019 年 3 月 7 日，<https://www.shu.edu/arts-sciences/news/adjunct-professor-explores-race-based-医学.cfm>

“优生学的起源”，面对历史和我们自己，<https://www.facehistory.org/resource-library/origins-eugenics>

Joel Z. Garrod, “勇敢的旧世界：科学种族主义和 BiDiI® 的分析”，McGill J Med。2006 年 1 月；9（1）：54-60。<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687899/>

Thomas Szasz 教授，医学博士《疯狂的制造：宗教裁判所和心理健康运动的比较研究》，1970 年 1 月，第 155 页。

“种族医学的复兴：优生学、宗教和黑人经历”，Marginalia, 2019 年 10 月 18 日，<https://marginalia.lareviewofbooks.org/revival-of-raced-based-medicine-eugenics-religion-和-黑人的经历/>

Samuel A. Cartwright, 医学博士，“关于黑人种族疾病和身体特征的报告”，新奥尔良与外科杂志，1851 年；Thomas Szasz, 《精神错乱、想法及其后果》，（John Wiley and Sons, Inc., 纽约，1990 年），第 14 页。306, 307

Janice A. Sabin, 博士, MSW, “我们如何让黑人患者承受痛苦”，美国医学院协会，2020 年 1 月 6 日，<https://www.aamc.org/news-insights/how-we-失败-黑色-病人-疼痛>

“种族医学的复兴：优生学、宗教和黑人经历”，Marginalia, 2019 年 10 月 18 日，<https://marginalia.lareviewofbooks.org/revival-of-raced-based-medicine-eugenics-religion-和-黑人的经历/>

Ruth Jones, “教育政策中的优生学及其对非裔美国学生的影响”，旧金山大学 USF 奖学金：数字存储库@格里森图书馆|Geschke 中心，2019 年 5 月 16 日春季，<https://repository.usfca.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2286&context=thes>

弗朗西斯·高尔顿 (Francis Galton), “黑人与奴隶贸易”，致《泰晤士报》的信，1857 年 12 月 26 日，<http://galton.org/essays/1850-1859/galton-1857-12-26-times-negroes-slave-trade.pdf>;

Michael L. Perlin 等人，“为那些伤口无法护理的痛苦者而哀悼”：制度性精神残疾法中少数族裔和妇女的边缘化，” 纽约法学院，《性别、种族和正义杂志》，卷。20，第 3 期（2017 年夏季），第 431-45 页，https://digitalcommons.nyls.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947&context=fac_articles_chapters

Paul Popenoe, 医学博士，“情报与种族——陆军情报测试结果回顾 - II。黑人，” 遗传杂志，卷。XIII，第 7 期，1922 年 7 月，第 295-98 页。

James H. Carter, 医学博士, FAPA, “种族主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国家医学会杂志》，第 86 卷，第 7 期，第 543-547 页；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607595/pdf/jnma00407-0069.pdf>

JC Carothers, “非洲人对健康和疾病的看法”，世界卫生组织出版，日内瓦，1953 年。177,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mental-science/article/the-african-mind-in-health-and-disease-by-jc-carothers-published-by-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1953-pp-177/D9B2E49664406AE483092178F4DB4D21>

Richard Herrnstein 和 Charles Murray, 《钟形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力和阶级结构》（自由出版社，纽约，1994 年）；杰弗里·考利 (Geoffrey Cowley), “笨蛋联盟”（对《大西洋月刊》赫恩斯坦文章的评论，《新闻周刊》，1989 年 5 月 22 日，第 80 页

托马斯·帕勒姆 (Thomas A Parham), 阿迪斯 (Adis), 《黑人心理学：将我们的观点集中在非洲意识》，l... p. 18、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qX69CgAAQBAJ&pg=PA18&lpg=PA18&dq=American+Psychiatric+Association+blacks+inferior&source=bl&ots=POzHGI1EaQ&sig=ACfU3U0JPeOJKFLWpPv9HDhMItmUIPEeow&hl=en&sa=X&ved=2ahUKEwii9OWQtIfqAhWAJzQIHRGuDcsQ6AEwBXoECasQAQ#v=onepage&q=美国%20精神病学%20协会%20黑人%20劣等&f=假>

“‘种族科学’不受欢迎的复兴”，《卫报》，2018 年 3 月 2 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8/mar/02/the-unwelcome-revival-of-race-science>

“新研究对黑人学生被送入特殊教育机构过多的说法提出了质疑”，《Hechinger 报告》，2019 年 8 月 19 日，2017 年全国州立法者会议，<https://hechingerreport.org/new-studies-challenge-the-声称黑人学生被送到特殊教育机构太多/>

乔纳森·梅茨尔 (Jonathan M. Metzl), 《抗议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如何成为一种黑人疾病》，(Beacon Press, 波士顿，2009 年)。

杰拉尔德·霍恩 (Gerald Horne), “种族倒退：基因、暴力、种族和种族灭绝”，《秘密行动》，1992-93 年冬季，第 14 页。29.

Kelly Welch, “黑人犯罪成见和种族定性”，《当代刑事司法杂志》，2007 年 8 月 1 日。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1043986207306870?journalCode=ccja>

“青少年监禁中的黑人差异”，量刑项目，2015 年，
<https://www.sentencingproject.org/publications/black-disparities-youth-incarceration/>

“黑人儿童被监禁的可能性是白人青少年的五倍”，平等正义倡议，2017 年 9 月 14 日，
<https://ej.org/news/black-children-Five-times-more-likely-than-whites-待入狱/>

“通往监狱的道路常常铺满了不公平的标签和误诊”，哈佛 TH Chan, 2015 年 11 月 18 日，
<https://www.hsph.harvard.edu/news/features/pathway-to-prison-often-paved-with-不公平标签误诊/>

Gavin Evan, “分析：黑脑、白脑——种族主义科学的新浪潮”，Africa Check, 2015 年 3 月 12 日，
<https://africacheck.org/2015/03/12/analysis-black-brain-white-大脑种族主义科学新浪潮/>

“监狱中黑人和白人人数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皮尤研究中心, 2019 年 4 月 30 日，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4/30/shrinking-gap-Between-number-of-blacks-and-whites-in-prison/>

“脑叶白质切除术患者选择中的种族和性别”，奇迹与奇迹, 2016 年 12 月 21 日，
<http://www.wondersandmarvels.com/2016/12/race-gender-selection-病人-lobotomy.html>

约翰·霍根, “什么是科学最丑陋的实验? ”, 《科学美国人》, 2012 年 5 月 14 日, <https://blogs.scientificamerican.com/cross-check/what-are-sciences-ugliest-experiments/>

“新南威尔士州皇家深度睡眠治疗委员会报告”，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印刷局, 1990 年 12 月。

Thomas Röder 博士、Volker Kubillus、Toby Burwell, 《精神病学家：希特勒背后的人》
(Freedom Publishers, CA, 1995 年), 第 14 页。349.

“博士。Harris Isbell 的实验，”人类研究保护联盟, 2015 年 1 月 18 日, <http://ahrp.org/dr-harris-isbells-experiments/>

Mark Unno, “药物 BZ 的故事”，1988 年 3 月, 1 月更新。
2002, <https://pages.uoregon.edu/munno/OregonCourses/REL253F12/REL253Notes/BZStory.htm>

“精神科药物造成暴力和自杀”，CCHR International 报告, 2018 年 3 月，
<https://www.cchrint.org/pdfs/violence-report.pdf>

Herb Kutchins、Stuart Kirk, 《让我们疯狂：DSM-精神病学圣经和精神障碍的产生》(自由出版社, 纽约, 1997 年), 第 7 章, “精神障碍诊断中种族主义的持久遗产”, p. 200,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qO1_eDb3viIC&pg=PA200&lpg=PA200&dq=Defenders+of+slavery,+proponents+of+racial+segregation%E2%80%A6have+一贯+尝试+to+justify+oppression+通过+发明+新+精神+疾病+和+通过+报告+更高&来源=bl&ots=sQvgLXY-QR&sig=ACfU3U0Dc4QnUVyfq1o6Tl-BoOStSzLmOw&hl=en&sa=X&ved=2ahUKEwjpn_2bzZ3qAhXJop4KHcpGD00Q6AEwAHoECAoQAQ#v=onepage&q=捍卫者%20of%20奴隶制%2C%20支持者%20of%20种族%20隔离%E2%80%A6有%20一致%20尝试%20到%20证明%20压迫%20by%20发明%20新%20精神%20疾病%20和%20by%20报告%20更高&f=假

帕特里克·D·哈恩 (Patrick D. Hahn), “抗抑郁药：致命的治疗方法?” 《巴尔的摩太阳报》, 2015 年 4 月 11 日, <https://www.baltimoresun.com/opinion/bs-ed-antidepressants-violence-20150411-story.html>

Michael L. Perlin 等人, “为那些无法护理伤口的痛苦者而付出代价”: 制度性精神残疾法中少数族裔和妇女的边缘化,” 纽约法学院, 《性别、种族和正义杂志》, 卷。20, 第 3 期 (2017 年夏季), 第 431-45 页, https://digitalcommons.nyls.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947&context=fac_articles_chapters

Rick Wallace 博士，“黑人学术大屠杀：精神药物和黑人学生”，2016年12月20日，<https://www.theodysseyproject21.top/2014/12/21/black-academic-holocaust-psychotropic-毒品黑人学生/>

《疯狂的美国：糟糕的科学、糟糕的医学和对精神病患者的持久虐待》（Perseus Publishing，马萨诸塞州，2002年），第182、186页。

Yeon Wan Parke 等。等人，“抗精神病药引起的性功能障碍及其管理”，世界男性健康杂志。2012年12月；30（3）：153-159，<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623530/>

“医学杂志上发表的新数据表明某些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会增加糖尿病风险；Risperdal(R)（利培酮）被发现是一个例外，”全球新闻通讯社，2002年10月24日，<https://johnsonandjohnson.gcs-web.com/news-releases/news-release-details/new-data-published> -医学杂志建议某些非典型

Constadina Panagiotopoulos, 医学博士、FRCPC 等人，“使用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青少年中肥胖和葡萄糖不耐受的患病率增加”，《加拿大精神病学杂志》，卷。54，第11期，2009年11月，<https://pubmed.ncbi.nlm.nih.gov/19961662/>

Lesley M. Arnold 等人，“精神病患者的性别、种族和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精神分裂症研究》，第66卷，第3期，2004年，第169-175页，<http://linkinghub.elsevier.com/检索/pii/S0920996403001026>。

“对残疾儿童和成人与约束相关的死亡的国家审查：约束的 Letha 后果”，Equip for Equality, 2011年，<https://www.equipforequalit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4/National-Review> 与约束相关的成人和残疾儿童死亡约束的致命后果.pdf

心理权利、国际残疾人联盟等。al, “关于针对非裔美国人的强迫精神病学和精神虐待的报告，这是基于种族和残疾的交叉歧视”，https://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ERD/Shared%20Documents/USA/INT_CERD_NGO_USA_17741_E.pdf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42 CFR 第482部分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医院参与条件：患者权利；最终规则，<https://www.cms.gov/Regulations-and-Guidance/Legislation/CFCsAndCoPs/downloads/finalPatientrightsrule.pdf>

“加州大学医生将大学生从‘比死亡更残酷’的疾病中拯救出来”，Wave 3 News, 2020年6月23日，<https://www.wave3.com/2020/06/24/uc-doctors-save-college-student-比死亡更残酷的疾病/>

“儿童福利方面的不成比例和差异”，全国州立法者会议，2017年8月1日，<https://www.ncsl.org/research/human-services/disproportionality-and-disparity-in-child-welfare.aspx>

“2018年美国寄养儿童数量，按种族/民族划分”，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55404/number-of-children-in-foster-care-in-美国按种族/族裔划分>

“儿童的心理健康仍然令人担忧医疗补助和寄养儿童的适当服务，”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向国会提交的报告，2012年12月，<https://www.gao.gov/assets/660/650716.pdf>

“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否对寄养儿童进行了过度用药？”美国众议院方式和手段委员会人力资源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2014年5月29日，<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CHRG-113hhrg94399/html/CHRG-113hhrg94399.htm>

富兰克林法律小组，“精神药物过度用药和寄养中的非洲裔美国女孩提交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CAT) 第五十三届会议，11 月 3 日至 28 日，2014 年 https://tbinternet.ohchr.org/Treaties/CAT/Shared%20Documents/USA/INT_CAT_NHS_USA_18527_E.pdf

“优生学的起源：从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到 1924 年弗吉尼亚种族完整法案”，弗吉尼亚大学，<http://exhibits.hsl.virginia.edu/eugenics/2-origins/>

“美国不需要的绝育和优生计划”，独立镜头，2016 年 1 月 29 日，<https://www.pbs.org/independentlens/blog/unwanted-sterilization-and-eugenics-programs-in-the-united-states/>

“绝育黑人妇女”，密西西比阑尾切除术，<http://mississippiappendectomy.wordpress.com/2007/11/19/black-women-in-the-1960s-and-1970s/>;

“在原住民日，回顾对美国原住民妇女的强制绝育”，《明尼苏达邮报》，2019 年 10 月 14 日，<https://www.minnpost.com/community-voices/2019/10/on-indigenous-peoples-day-recalling-美国原住民妇女的强制绝育/>

“贫困的面孔：哪些种族、社会群体更有可能经历贫困？”《今日美国》，2018 年 10 月 10 日，<https://www.usatoday.com/story/money/economy/2018/10/10/faces-poverty-social-racial-factors/37977173/>